

那位阿根廷作家说他家《吉卜林全集》一套二十五部，一九一四年孟买版，朋友在巴黎旧书店替他买的。那年巴黎大罢工，全城瘫痪了好几个礼拜，没有公共汽车没有地铁，大街小巷一片闹鬼。朋友买了全集身上没钱了，出租车搭不上，扛二十五部厚书走好几公里路回家起码深夜。他让旧书店老板退回五十法郎给他搭出出租车老板不肯，转身拿了一个邮政局布袋给他装书。背着一袋子书走了两条街，一部汽车靠

过来停在他身边。开车的女人问他去哪里？他说了地址。女人听了他买书的故事说不顺路可是不介意开车先送他。过了许多年，阿根廷作家说拿到二十五部全集他先重读《吉姆》，一边读一边想着朋友买书的情景。作家叫 Alberto Manguel，意大利、英国、大溪地、加拿大、法国都住过，五十三岁生日那天决心重读他读过的一些老书，一个月读一本，一边读一边写感想，写身边琐事，一年后写成一本书，书名《阅读日志》，二〇〇四年在美国出版。二〇〇四年我在旧金山一家书店看到这本书。卖书的美国女人说蛮好看的。我坐在书架前小凳子上读了几页。付钱的时候那个女的说这种书近乎书话，近几年好多人爱读，街角那家旧书店存了不少，不妨去看看。

据有人说统计国外的一般普通诊所中，诊察之后，给处方取药的病人只占总数的 30%。大多数的病人，医生只是给予解释、心理疏导或建议改善生活行为而已。而在我国则不然，医生和病人都喜欢用药，看完病常常要拿着药夹袋，拎着一大堆中西药物回家。医生觉得尽到了责任，病人也得到了心理安慰。

医药是人类文明的产物，生了病吃药，以图康复，合情合理。如今我国民众面临看大量的慢性病，如心脑血管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慢性肝炎等等，当然也需要心理疏导、改善生活行为、也可以做些自然疗法等。但药物治疗怕也是必不可少的。

我国高血压病患者甚众，估计至少约 1 亿 6000 万，而控制率不足 8%。以致心脑血管病占了国人死因的首位。究其原因因为许多人从未测过血压，不知患有高血压病，而已知患有高血压者又未认真治疗：包括医生未认真选择适合的药物和病人未按医嘱认真服药两方面。服用降压药，使血压达标，可以减少心脑血管并发症，是全世界的医学界已经充分论证了的事实。

糖尿病在我国也是十分常见的疾病。起因是体内绝对或相对地缺少了胰岛素，或变得对胰岛素不再敏感，以致身体无法利用糖类物质，并因此引发许多的并发症。病者必需控制饮食和适当运动。

一天，我和爸爸一起去八佰伴买书包。出来时，看见一位老奶奶在那儿卖茉莉花别针，白白的、清香四溢的茉莉花，我一看就想要，于是试探着问爸爸：“哎，老爸，我想要这个。”本来，我根本没想爸爸会答应，可爸爸却爽快地答应：“好啊！”

既然老爸都答应了，我就趁热打铁：“买两个吧！”“可以！”老爸居然又

我遛过去看了一个小时。书话都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老书，我都有了，都读过。卖书的老先生真老，一脸皱纹，老花眼镜架在鼻翼上，戴着助听器。他指了指书桌地板上四五叠老书说刚收进来，一位藏书家的旧藏：“你翻翻，品相不错！”我匆匆翻看了一下，都是经典小说，都贴了藏书家的藏书票，同一

藏书票

董 桥

款蚀刻画，很典雅。老先生看到我留意书里的藏书票说楼上珍藏好几盒，要我下午过来瞧瞧。吃了午饭办了点事我再去一趟。真多，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分门别类收藏得整整齐齐。我选中十几二十款，每款玻璃纸袋都附了小纸片写资料，有的很贵，有的不贵，跟伦敦价钱差不多。那天晚上简妮请我吃晚饭，几个老朋友都来了，还来了一位蚀刻画版家，听说也设计藏书票，叫史考特，包包里拿出好几张给我们传阅，线条都很粗，人物印象派。我固执，从来只爱英国藏书票画家西弗林的作品，史考特说他在好莱坞做美术设计，散工，还在工业美术学院当助教，偶尔给出版社画封面，也接订单做藏书票，替简妮做过两款，套色湖滨风景，我见过，也是粗线条。简妮说可

以请史考特替我做一款山乡小桥风景，加州乡野漂亮小桥多极了：“藏书几十年，该有自己的藏书票了，”她说。新知旧雨都以为我老早做了藏书票贴在藏书里，其实没有。早年住伦敦西弗林还在世，威尔逊跟他熟，好几次劝我订制一款，我嫌麻烦，嫌贵，拖拖查查作罢了。大陆香港几位会做藏书票的艺术家朋友做过几款木刻“董桥藏书”给我玩，珍藏多年始终没贴过。大藏书家的藏书才配贴藏书票、钤藏书印记，我

家几堆老书不入流，不好意思冒充名士、雅士。沈茵用齐白石《油灯老鼠》替我设计过一款，我怕老鼠饿了要啃书，搁一边懒得拿去印制，年久找不到了。沈茵说她珍藏一頁傅抱石《东坡玩砚》也可以做藏书票。我说她把画勾给我我马上做。沈姑娘狠狠瞪来白眼，吹了。一九八五年戴立克用斯特恩九卷《项狄传》拍了照片聘请蚀刻画家画成藏书票。九卷《项狄传》他藏了五卷初版，高兴了好多年，说是镇宅之宝，合该印制一些藏书票志念。《项狄传》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丰碑，意识流技巧的老祖宗，我断断续续看了几个月才啃完，了不起。斯特恩一生大起大落，风流韵事多，病也多，五十五岁死了，盗墓人偷走尸体

但绝大多数病人还需加用降糖药物，使血糖正常，糖尿病的并发症便会避免或减少，这也是全世界医学界充分论证了的。

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在我国约有 9000 万之众，这些病人过去皆用“保肝药”治疗，疗效甚微。10 多年前开始了用干扰素与核苷类药物治疗，此类药物能抑制病毒的繁殖，减轻肝脏的炎症，控制病情的发展，从而减少演变为肝硬化、肝癌的机会。所用之药，尤其是核苷类药物，副作用小，口服方便。故全世界的肝病专家对应用此类药物治疗乙肝，皆有共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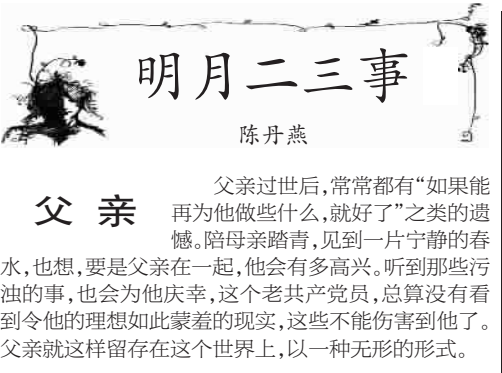
高血压、糖尿病、慢性乙型肝炎的后果严重。幸而，有药可治，虽不能“根治”此类疾病，但可以长期控制病情、预防并发症发生，患者可以与常人一样尽享天年。所以，固然应该反对乱吃药，但是对此类不治将会产生严重后果的疾病，还得服药。而且应该认真服药，务求“达标”，并长期维持。

最近，见到一批图书，可巧都叫做“什么、什么不吃药”。姑称之为“不吃药系列图书”吧。这些图书先是数落现在治疗此类疾病药物的不是，幸而他有灵丹妙方，只要在脚底贴上他的“什么贴”，高血压之类就霍然痊愈了。当然“不吃药”的书是赠送的，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为了推销他的什么贴、什么灸，谅无大碍。报纸上说有人投诉说贴了发生了皮肤过敏，不过看来应该问题不大。送本书给你，并不要钱。可是“不吃药”，出了问题找谁？

爸，你今天为何那么慷慨？”“唉！”老爸叹了口气，朝老奶奶的方向望了望，缓缓说道：“你看老奶奶，年纪那么大了，却那么晚还在卖别针，家里情况一定很不好。我们买她的东西，就是帮了她！”

哦！原来如此！恍然大悟的同时，我突然感到内心十分明朗。闻着花香，我感觉出了花的芬芳中透出的助人的幸福！

新民晚报



父亲去世后，常常都有“如果能再为他做些什么，就好了”之类的遗憾。陪母亲踏青，见到一片宁静的春水，也想，要是父亲在一起，他会有多高兴。听到那些污浊的事，也会为他庆幸，这个老共产党员，总算没有看到令他的理想如此蒙羞的现实，这些不能伤害到他了。父亲就这样留存在这个世界上，以一种无形的形式。

卖给剑桥大学让学医的学生解剖，老师上课认出是斯特恩又匆匆送回墓地重葬。戴立克家里其实珍藏不少十八世纪名著初版，找哪一位名家初版做藏书票都比找斯特恩好。李依说了他不听，嘴硬，藏书票印出来终于偷偷收起来不贴不用，过了十多年悄悄对我说李依乌鸦嘴，说得他心中发毛，还是扔了稳妥。李依最是命好，多少当代艺术家追慕她的绝色免费给她设计藏书票，全是仕女图，连西弗林一位高足都仿西弗林笔调精心做了一款，长发如云如雾飘满画面，娇丽的容颜依偎在一堆老书丛中，威尔逊赞叹不输西弗林。李依微微一笑说那么妖娆，跟她那堆老书不般配：“才不贴！”戴立克听了说用一幅四时读书乐书法缩小了做藏书票最合适：他要我写我拖了几十年没写：上个月《一纸平安》付印了，林道群拿我早前写的一纸小楷设计了一款藏书票，说印出来我签名送读者。那小楷写的是齐白石题扇子的句子：“板桥老人有楼上佳人架上书、烛光微冷月来初、偷开绣帐看云鬓句，予为改看云鬓三字为加鹭被，丞烛光微冷，何如？予自谓多事！”我看了设计嫌我的工楷写得太工整太呆板，试写一张小行楷，照旧用六行朱丝栏笺纸，照旧钤了“清香似旧时”闲章。五字闲章徐文叔先生刻得真好，这款藏书票注明为我的作品系列印制，底下英文小字印“董桥藏书”，牛津大学出版社怎么送我不清楚，林道群要我写字我写字，要我签名我签名：毛

我们这辈人不像 80 后 90 后，一般不轻易“打的”，不过需要时也会扬招 TAXI。

过去，我“打的”都是付现钱的，后来有“一卡通”了，我“打的”也就刷卡了。说实话，刷卡比付现钱利索。可是，那天夜里“打的”刷卡却让我着实实上了个大当。

那是去年末的一天晚上，我携妻子去江宁路艺海剧院看越剧。散场已经快 10 点了，36 路倒 986 路公交车，坐到永泰路环林东路就 11 点过了。可是离家还有最后约 4 公里，非“打的”不可了。

夜深了，街上出租车也不多了。等了几分钟，见来了一辆出租车，我们就招手让它停下。坐上车后，我告诉司机去哪儿。不一会，就到了我居住的小区门口。此刻，车上的计程器上显示是 17 元，于是我将公卡给司机。司机将公卡搁在计程器上一刷，没反应。我已养成习惯，每次“打的”刷卡都要索取小票后才下车。就在等计程器出小票的时候，妻子先下了车，走到我坐的副驾驶座窗外。接着那位司

在忆旧上海的时候，“老克勒”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重要话题，只要是谈到几十年前的上海，老克勒话题必定也是随风潜入，这说明老克勒已经具有了符号意义，它专属于上海。在上海工商银行乃至金融界，至今还有一批退休的老职员，都是被公认的老克勒。

于是人们进而常常在茶余饭后闲谈，当一代老克勒真正老去之后，在上海这一座老克勒的诞生地，是否还会有新克勒诞生。作为一种带有强烈上海印记的群落，老克勒似乎也应该有新克勒来传承。

上海的都市化生活，似乎也为新克勒预留了坐席，需要他们继续扮演或者承担老克勒的城市生活角色。大凡富有绅士儒雅风度、讲究生活品位和情趣、也担当了与文化时尚匹配的社会文化角色，这样的中年男性，是最容易被寄望于引领新克勒群落的。这样的男人最好是上海人，如果不是祖籍上海，也一定是生活于比邻上海的都市，往返于上海和某些大城市之际，熟稔上海的生活方式，被上海的市民文化广泛认同。也会有很多非公众人物，被认作为或者自认为是老克勒的传承者。

只是，一个事实是，再也没有谁可以重新营造老克勒的新气场。因为这一座城市已经送别了老克勒，这座城市也已经失去了当年老克勒生存的气场和物场。

老克勒是这座城市美丽的意外，这一段美丽的意外，恰恰又是和老克勒经历的最苦涩的年代有关。他们年少时代快乐过，享受过，修炼过，几乎是上海城市优越生活的享受者，因为普通工人大众根本没有能力享受。直至“文革”到来，老克勒真正过上了苦日子，钱没有了，尊严没有了，优越没有了，享受更没有了……这一个享受群体体面当崩瓦解，但是老克勒还在固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事实上，“老克勒”的称号正是在这种时候悄悄蔓延开来，他们在生活艰难的时候，还在追求生活情调，他们在生活落魄的时候，还显示着远胜于别人的品位优越，以至于他们的政治身份是低落的，生活格调却是很多人心仪的，是苍白社会中的彩色，Color(克勒)就是如此而来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老克勒在依旧贫穷的社会生活中，立刻显示出了他们高于他人的生活品位、情调和经济能力，显示出了他们的生活本质，成为了事实上普通大众的时尚生活、品质生活的楷模。“老克勒”是上海的城市记忆，也是上海时尚生活的领跑者之一。

这一段历史可以说明的是，老克勒在社会的意外中诞生，如今则是在社会正常中淡出。老克勒产生的时代，他们的生活品质高于常人，如今小白领的生活情调都完全可以和世界时尚同步，不需要“克勒”族引领。老克勒本身是因为社会苍白方显示他们的彩色，当社会彩色时，他们已经不再有 Color 之优，那一个年代没有了，老克勒的特殊身份没有了，他们存在理由也不存在了。至于像绅士风度的男人，他们可以生活非常有品位，但是他们也就是绅士，已经不再具有老克勒的本质。所以老克勒是上海一段时尚历史和社会历史的绝唱，上海这一座城市诞生了他们，也是上海这一座城市送别了他们。

做一个稍稍夸张的比喻，老克勒是上海这一座城市曾经的恐龙，他们会一直闪现在人们的记忆里，却不会有真实的后代。

于是我拨了投诉电话。接电话的同志认真听了我的叙述后说，他们会追查此事并给我回复。第二天，电话来了，说我提供的小票上这家出租公司没有车牌上显示的这辆车，并告诉我，“你昨夜坐的很可能是辆黑车”。我跟他们说，即使是黑车，那这辆车的车号难道也是假的？倘若车号是真的，那还是可追查到车主的呀。又难道是套牌车？

因为遭遇了黑车，我便关心起媒体的报道，媒体也说那段时间社会上黑车猖獗，有关部门正在联手整治。

被诈两百来元钱算什么？此后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事后我和妻子总结了这次遭遇，我们被诈去了十倍的车费，就算花钱买个教训，虽说很少碰到这类“假差头”，但今后“打的”还是留个心眼，不然，就付现金求保险，当然还要看看找头是不是假钞。

明起刊登一组《民乐传佳话》，请读者留意。

“打的”故事

送别「克勒」

马尚龙



夜光杯